



【浮世绘】

打你的眼前路过

□雪樱

不知世界上是谁发明了自助餐,让人爱恨交加。春寒料峭的周末,匆匆赶去参会,人们冬装里面裹着春装,穿得有些不伦不类。会议结束,过了饭点,大家一窝蜂拥入餐厅。还没给服务员递上餐券,只见长队已蜿蜒至门外,我不禁眉头微蹙。

吃自助餐,如一面无形的哈哈镜,着实考验人性。会议室里憋闷的气氛,在这里瞬间得到空前释放。新老朋友,三两结伴,或悄悄耳语,或客套寒暄,把社交场的众生相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我对自助餐没有任何好感,感觉怎么吃都是浪费,怎么吃都吃不舒坦。我曾亲眼目睹一位糖尿病患者来晚了,守着两盘煎饼卷大葱的残羹难以下咽的可怜相,也近距离见过风度翩翩的领带男狼吞虎咽的窘态。这天,我坐着轮椅找到最里面一张空桌坐下,迎面过来一位女服务员,我索性请她帮忙去随便选几样菜。等候的空当,餐厅上方的吊灯直晃眼睛,也搅乱了人的心。这时,一个穿白羽绒服的女子走了过来,我欲让出旁边放外套的位置,她一手端着托盘,一手拎着皮包,低声问道:“你喜欢吃什么?我去给你弄。”我连忙致谢。她并没有离开的意思,又说:“这碗热粥给你,还有这些,你想吃什么?”我的脸涨得通红,语无伦次,随口说道:“要几只煎饺吧。”她举起筷子将煎饺拨到我的餐盘里,或许是看到我不再空等,才放心地找空座坐下用餐。

每逢在外就餐,我都习惯吃几只饺子,没有水饺,就用蒸饺或蒸包代替,因为饺子里有妈妈的味道,好像随身携带的一路叮咛,装着平安顺意的护身符。回到家里,我联系当天的会务工作人员,打听那位白衣女子的姓名。片刻,群里有人随手发了张当天的照片,我一眼看到她的身影,坐在第一排。原来,我有她的微信,没想到第一次见面是以这样的方式。我给她发去一条信息,她秒回说“举手之劳”,伴着一个笑脸。我记住了她的姓名,就像记住了独自走夜路时的星星和下雨天陌生人高过头顶的雨伞。

打你的眼前路过,定格的是瞬间,看到的其实是自己。翻阅女作家鱼禾的《摧眉》,有个细节令我记忆深刻。老家堂叔下葬的日子,恰好赶在父亲生日这天,因为胃病戒酒、戒烟的父亲,那天破戒喝了酒,母亲也喝,觉得一辈子说话间就到头了。她有感而发:“过去的未来的时时刻刻,都只是原因、结果,是生命的必经之地。每一步,都是一生。”一步一生,一生也是瞬间。人生正是由无数个瞬间连缀而成的百衲衣,穿上是活着,脱下是死去,一穿一脱,都负载着恩典,我们能够记住的是生命之上的痛感。

有一件事,是朋友分享给我的。三八妇女节那天,公司放半天假,她去逛商场,人

多,空调开得又足,令人头疼。逛累了,她进快餐店买了杯柠檬奶茶坐下小憩,看到对面一位老人注视着—对母女。母亲正在给孩子喂饭,手持小勺,嘴里哼着儿歌,脸上流淌着温柔的光芒。那位老人端着饭菜,举箸未动,目光游离,凝视着这一幕。朋友看出异样,便起身走上前,小声问道:“阿姨,我看到你眼里含着泪,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?”话音刚落,老人眼眶里渗出泪水,“不怕你笑话,我想我妈妈了。”话里带着浓浓的鼻音,老人很难过地说。朋友鼻头一酸,忍住没哭,她说了几句安慰的话,然后留下自己的电话,“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找我聊聊。”老人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。事后,朋友对我说,每个人都需要被照顾、被呵护,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保证在父母跟前长久陪伴,但希望每位老人都能遇见陌生人的温暖对待。或许,这就是爱的轮回吧。

打你的眼前路过,好的坏的都要接受,这势必要提升心灵的承载力和转换力。似乎,今年春天格外漫长,各种花暗地里较着劲儿开,迎春花、山桃花、紫叶李、玉兰花,还有桃花、杏花、海棠、芍药等等,吸引得人一有余暇便四处游逛大饱眼福。就连我认识的花店老板也说,今年鲜花的生意特别好,身边不少人把买花当成了与买菜一样的刚需,仿佛个个都是急性子,要把春天抱回家。我喜欢给花儿命名,有些自不量力,这一捧叫狄金森,那一束叫奥康纳,再买一组叫索德格朗。友人送来一束鲜花,有玫瑰、康乃馨、香石竹、百合、尤加利叶等,香气撩人,一寸一寸,很快就把房间占满,那股子不管不顾的架势任谁也挡不住。我给它们起名叫辛波斯卡。恰逢城市冬季集中供暖结束,室内清冷,居家得披件羽绒坎肩,花香却愈发疯长。一连几天,我都像是坐拥整个花园那样豪奢而尊贵,心情也变得明媚阳光。

那天早晨,母亲把这束花抱到楼道走廊里,浇浇水、放放风,让花儿换换新鲜空气。她返身进屋接水,再出去,呆住了——花没了。楼道里寂然无声,空气里萦绕着丝丝缕缕的花香,还有母亲追出去的一句自言自语:“谁拿了我们的花啊?”我又好气又好笑。既然占有是拥有,观赏也是拥有,随缘吧。母亲猜测道:“一定是个小伙子,从楼上下来,顺手牵羊,风一样跑了。”风驰电掣的速度,几秒钟,抑或说眨眼间,“辛波斯卡”成了别人的花,这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此刻,我想起艾米莉·狄金森的诗句:“花的善意/人若想拥有/必要首先出示/盖印的神圣许可。”花也是人,人亦是花,顺手牵“花”,连空气里剩余的余味也带走了,令我失落好久。像是谁家淘气孩子把春天藏起来了,叫人胡乱猜疑,却没有答案。

打你的眼前路过,有人、有花,有这五光十色的每一天。

□张金刚

城再新,大抵都有条老街。老街似是开放的博物馆,将城市模样凝固在某年代便停滞不前。老民居、老门楼、老街巷、老店铺、老单位、老槐树……静默在汹涌的时光里,尘封了老街久远的记忆。

若无几位故园难舍的老先生依旧生活于此,绵延着老街醇厚的气息,那老街也便只是老街了。

经人引荐,我陪妻子拨开车水马龙的喧嚣,走入十几年未曾光顾的老街,寻一位老先生,帮妻子正骨。穿街过巷,弥散着浓浓中药味儿的小院,便是周老先生的住所。推门而入,老先生正为一位老人揉捏按摩,扭头瞅了我俩一眼,说:“你们先坐。这位远道而来的大姐,腿疼了二十来年,才找到我,揉了两次,好多了。”片刻,老先生停手,说:“真累,我喘口气!”那老人活动活动揉过的腿,感激地说:“周医生手法的确很好。”

妻子说: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,都说咱这老街有位高人。”老先生边舒活双手边说:“算是有点虚名吧。从十七岁跟老父亲学这手艺,四十多年,就是热爱。经我的手医好的人,也不知道有多少。这是个力气活儿,岁数大了,手指、胳膊还有些疼。”

妻子躺好,将扭伤的腿放到合适的位置,摸、按、揉、捏、抬、屈、压……一套流程下来,妻子不停地喊“啊呀”。最后,老先生拍一下妻子的腿:“你活动活动,试试!”妻子坐起,擦掉眼角的泪花,笑了:“疼痛明显减轻了。”老先生没笑:“这就对了。不过,我这手艺怕要失传了。儿子从小听着病人的呻吟长大,怕了;女儿手劲不足,干不了……”惋惜是有的,可这似乎也在意料之中。走出小院,草药味道渐渐消失,我却记住了老街里会正骨的周老先生。

与老街重逢,似回到从前,令我的脚步放缓。一缕缸炉烧饼的幽香,揪住了我的心。老街一处旧门楼下,一位老先生正端坐案板前,专注地擀着面。我和妻子悄声近前,不敢打扰。老先生身形魁梧,头发花白,干瘦的双手使劲擀压出一个个方形面饼,整齐码在案板上;用手蘸水,将面饼拍湿;端起盛了芝麻的长方形托盘,放在腿上一抖,芝麻便均匀地铺了薄薄一层。老先生捏起面饼,将拍了水的一面向下,用力往托盘上一拍,那芝麻便乖巧地、细密地粘满了面饼。一个,又一个。

待粘完芝麻,老先生起身看见我俩,说:“要买烧饼?正好,马上揭炉。”撩开盖子,浓郁的烧饼香味儿从缸炉里喷出来。老先生握着长柄勺,将烧饼一个个揭下来,放到炉沿儿上晾着。我迫不及待拿起一个,烫手,更烫嘴,但我太喜欢这种烫烫的、脆脆的、香香的感觉和滋味了。就是这个味道!这味道直通我儿时的味蕾记忆,直通母亲年轻时赶集归

来装着烧饼的花兜子。

老先生顶着煤炭的灼热,开始往炉壁上贴面饼。我意欲拍个小视频给他做宣传,老先生却说:“用不着宣传,我力所能及地做多少就卖多少。来的人多了,我也做不过来。”话音不高,慢条斯理,云淡风轻。我又拿了几个,付了钱,退出来,望见旧门楼上仍保留着用水泥雕刻的几个很有时代特色的大字,与老先生的烧饼摊、太阳伞,还有青砖墙、红蜀葵,结合在一起,画面颇具年代感。后来,这图片通过我的朋友圈几经转发,竟转到了老先生的儿子小杨那里。小杨在天津,联系我,发了长长一段文字给我,那是老先生打烧饼供他上学的故事。

妻子的腿刚好些,走不了多久,便要歇歇。那棵千年古槐洒下的满地荫凉,正好铺满老供销社门前的两层台阶。我们坐下不久,一位老先生也在旁边坐了下来。我对妻子说:“这条老街可是有了年头,咱都四十来岁了,往上数,不知有过多少代?”妻子说:“是呀,我从小在这城里长大,原来这条街是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段,现在却如此安静!”

老先生应是被我们的话触动了,看了我们一眼,又望着空旷的老街,说:“这条街有三棵古槐。咱们头顶的这棵有千年,东头那棵有五百年,西头那棵有八百年。别看我快九十岁了,论岁数,论资历,我们都是晚辈,古槐才是这条街真正的‘老先生’。”我一听老先生这岁数,忙起身致敬:“老先生说话有力,双目有神,气色真好!”他示意我坐下,说:“我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,后转业在县城工作,离休后一直在这条街生活,日子过得舒坦。”

老先生满脸的皱纹似是藏满了故事,一抖落就是历史。他自豪地说:“当年,徐霞客、康熙、乾隆应该就是走过这条街,西去五台山的。这条街的赵家胡同,还走出了女共产党员、革命烈士赵云霄。《抗敌报》就是在这条街旁边的文烟街创刊的,后来更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。当年,商铺、客店、商号、戏台、机关单位等占满这条街的南北两侧,见证了历史,是几代人的记忆呀!”老先生有点激动:“我亲眼看见这条街由盛到衰,到现在只剩我们这些老人了。如果哪天老街改造,需要我,我一定出份力。到时候,我把街上住的老街坊、老手艺人、老文化人都叫上,他们手里说不定有‘宝’!”

短暂的老街之行,让我知道,除遇到的这三位老人之外,应该还有不少阅历丰富、涵养深厚、德高望重的老先生,住在这沧桑幽深的老街里。他们隐在闹市之中,居于岁月深处,丰盈了老街的灵魂,点亮了老街的星空。

我与妻子约定,有空就陪她到老街散步,听街坊们讲讲过去的事情。更希望再邂逅几位老先生,与之躬身对坐,叩问时光,静慰浮心。

〔在人间〕

老街里的老先生